



在现在叫托库孜萨来古寺的地方，**伯希和盗掘出各类文物 400 多件，其中有佛头 128 件，一批婆罗谜文和汉文残片，另有大批彩色塑像、浮雕壁画装饰和精美壁画。**这批文物现藏于巴黎的古美博物馆。

在托库孜萨来，他们对古城的形制和规模并未做充分记录，只是由伯希和的助手测量师路易·瓦杨在发掘期间测绘了一幅包括古城主要区域的平面图。在佛寺遗址上，A 区遗址两侧有多间小佛殿。有供养人立像和头像，有佛头和菩萨头，明显受中亚早期佛教造像中犍陀罗风格的影响。同时亦带有西域本地塑像的特点，基本可以判断为公元四五世纪的塑像。

B 区的建筑受到严重损毁，可能建造于公元 6 世纪，其建筑风格显示出与龟兹伽蓝的关系。在 B 区确实挖掘出唐代的开元通宝，表明之前樵夫发现托库孜萨来并捡到开元通宝的传说并非空穴来风，亦表明这座古寺至迟到唐代时仍在被使用。从时间上来看，这座古寺可能从魏晋时期一直延续到唐代，经历过三个世纪的兴盛。佛教寺院的长期繁荣，表明这里应该曾经是一座城池。而伯希和当时却不清楚，在历史上，这座城池曾经叫什么名字。

1908 年 5 月，斯坦因调查了托库孜萨来古城及其周边的古代遗址，在 1928 年出版的考古报告《亚洲腹地考

古图记》中，细致地描绘了古城周边的山川地形，标示出了村镇分布和古迹方位，明确提出这座古城是唐代龟兹与疏勒交通线上的重要据点。

1926 年，斯文·赫定第五次来到中国。他们与北京大学考古学会组成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进行考古发掘。1929 年 9 月，36 岁的黄文弼随科考团来到了唐王城，在当地开展调查和勘测，对古城的形制进行了记录。在后来出版的《塔里木盆地考古记》中，他写道：“计城三重，城墙已毁，现仅余墙基。内城自山腰绕至地面，计七百五十六米。山脚亦有古房屋建筑遗址……外城计一千零八米，接内城，绕于平地至山巅，接大外城。大外城则由外城绕山头直至山南根，计周二千六百六十八米。在南山根尚有古房屋遗迹及墓葬。但已被中外人盗掘净尽。”又依据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中保存的贾耽《皇华四达记》佚文“据史德城，龟兹境也，一曰郁头州，在赤河北岸孤石山”，考订古城为“龟兹之据史德城，唐之郁头州城”。

黄文弼在 9 月 6 日的日记中记载，他们那天在当地

唐王城遗址概貌示意。摄影 / 王哲



伯希和盗掘出各类文物 400 多件。摄影 / 王哲

